

詩

學

女

為

明經松溪先生汪君行狀

文初官京師延汪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文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文學遂交君數載君於文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聚數日歡甚未幾文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文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歛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

國二十七世孫宋處士人鑑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三傳爲君祖州司馬景冕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師今配享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爲協於周官經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六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吳安人出養志潔身誠隱德君子也母方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孚聞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疎園中不疎園者君考讀泉明漸與田園疎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易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幾二十年遂終焉君制義

師淳安方氏槩如古文法桐城劉氏大槐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卽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旣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被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沉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沉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

已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曜而學亦用
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
說文三禮三傳史記兩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
尚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亦意不專
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干卷其
中若律象地里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
據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
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
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疎惟君爲無病云書
旣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授子灼及其徒

程敦程敦者槐塘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間負才
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游大折服遂師君君
居之不疎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
友矣今松溪文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卽敦作也君古
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槐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
藝方氏棨如所定三子者卽君與戴震及震邑人鄭牧
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
旣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
母方安人在堂而君繼室余孺人能得姑歡心君倚之
會余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強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

母而神已內傷矣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瘳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與作別語語如平常衆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歿於婦人之手其卽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所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意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艱阨養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叔所奉爲歲例者家不替守而行之亦勿替也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麤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

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
散失其哀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
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七
配程孺人繼配余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輝灼所照
孫男二人基仁基義嗚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
不備書而獨書君所獨得於己者如此所以存其真於
不朽也乾隆三十七年秋九月十有三日秀水舊史氏
鄭虎文謹狀

序

予少攻詞章之學久而厭苦之乃讀經從婺源齊江先生遊與同學休寧戴震同里汪肇龍程瑤田輩講習辨難久之於詩若獨有所得輒隨筆存錄以便省覽然未有成書也洎兒子灼既長業詩經時有質問因歷舉古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己意計日程課積而大備乃命灼編次成集告之曰詩以正性情爲修齊治平之本而多識其餘事也後世資之以爲文章陋矣昔者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

食李栢和伯亦自言吾於詩莆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此皆可謂善學詩者吾今授女以詩女其能以數君子
爲師而內正其性情於興觀羣怨之間毋務博以炫華
毋矜辨以獵譽授政能達專對不辱非所望於女也循
循於門庭朝夕間幸無子弟之過足矣故名是編曰詩
學女爲藏之家塾世爲子孫課本若出以問世余則何
敢

總論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
一篇是則秦火之後獨詩爲完書而凡經傳所引逸

詩有其辭者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無其辭者
若采芻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等篇皆孔子所刪二千
七百餘篇之文乎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皆舉全詩而言未必定爲刪後之辭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
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與魯樂官所歌無
所損益則刪詩之說不足信矣朱氏經義考曰孔子
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
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

不會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狸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於狸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

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

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
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
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
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
日誦者偶遺忘一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
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
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
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且采齊
新宮繁遏渠九夏豎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

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歟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朱氏指駁刪詩其說百世不易故備錄之

凡樂必有詩而笙詩及九夏樂章則其辭已亡說者乃謂笙詩有聲無辭謂九夏未盡亡而取他詩以當之皆非也今按笙詩毛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黃氏震謂漢世以亡爲無當從無音後儒從之遂謂有聲無辭不知無音固屬誤讀亡字卽謂其非誤讀亦作傳者就作傳時言之非謂本無辭也若本無辭安識其義其辭亡而義存者緣孔子正樂時其辭猶在遭

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史歸以祀其
先王至孔子二百餘年之間存者五篇而已笙詩之
亡可例也又或以笙詩之樂曰奏而謂其無辭不知
鄉射禮樂正太師奏騶虞周禮鐘師掌九夏而騶虞
貍首采蘋采芣亦曰奏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是詩之
被於樂者皆得曰奏何獨於笙詩疑之且笙與箏管
類也箏章有豳詩下管有新宮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則新宮今亡而舊故有詩也以箏與管之有詩例之
亦不可謂笙獨無辭其謂之無辭者始於鄭漁仲而

朱子因之黃氏又誤讀毛傳亡字以傳會之不足據也又時邁朱傳云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按九夏金奏與笙詩之被於管者同樂工徒習其音因亡其辭周禮載九夏之名猶詩序載六笙詩之名耳劉敞鄭樵謂九夏皆有聲無辭但如笙詩徒存其名余謂笙詩無辭非無辭也亡其辭也九夏之無辭亦然東哲有補笙詩皮日休有補九夏歌正以其亡故補之鄭司農云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

亦亡之矣故頌不能載鄭意蓋謂笙詩亡於正樂之
後九夏之亡最久孔子時已不見故詩序亦不得編
入也今朱子引國語兼取韋呂之說韋以肆夏與樊
爲一合遏渠而三呂以樊遏爲一合肆夏渠而三皆
屬穿鑿外傳金奏肆夏樊遏渠以皆金奏故並言之
非肆夏卽樊韶夏卽遏納夏卽渠也此韋說之誤也
時邁卽有肆于時夏之文亦不足據此定爲肆夏況
執競思文皆無言樊遏渠者乎此呂說之誤也韋以
樊遏渠當肆夏之三而呂更以時邁執競思文當肆
夏樊遏渠則愈不可通矣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王肅以爲子夏作鄭康成以太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程子以爲當時國史所題蘇氏以首句爲孔氏之舊而其下爲毛公衛宏集錄惟范蔚宗後漢書云衛宏作毛詩序鄭夾漈因之而朱子力主其說復著詩序辨以極詆其妄朱氏彝尊以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故以爲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且謂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

而必俟東漢衛宏爲之序乎故直斷爲子夏作愚謂
朱氏之辨當矣朱子專攻小序近儒復從序而攻朱
子均屬門戶之見蓋序不可廢而序亦未可盡從卽
如朱子誤以鄭詩爲鄭聲而皆指爲淫奔者之詞後
人從序不從朱是已然序於鄭衛之詩其指爲淫詞
者亦未必盡合聖人採詩之旨如東門之墀愚謂懷
賢也溱洧刺鄭俗之男女無別也靜女刺淫者彤管
之守不終也氓刺淫者之見棄戒慎始也凡淫詩皆
刺淫者之詞必非淫者自道而刺淫者亦各有所以
爲懲戒之意非徒咏其事以醜之也若徒詩以醜之

諷一而勸百其奚貴焉故余或從序或從朱一以思無邪一語衷之而私意不設予之說三百五篇皆如是聊舉四詩以例其餘

朱子曰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按三者之體不同故命名亦異卽如王爲王都而亦名風者詩採於東都之地以地名其詩其體本風故曰風非貶王也魯爲列國而亦名頌者季孫行父請於周史克作頌其體本頌故曰頌非褒魯也風雅有變正而頌無變正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爲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爲變風頌無大小而雅有大

小純乎雅之體爲大雅雜乎風之體爲小雅雅不言
周而頌言周者以別於商魯也周頌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之頌頌其君而已商則先代
之詩而亦次於周魯之後者猶豳風之附於列國後
也詩體本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

或曰吳楚之無詩非以僭王而刪之與曰非也太師
之本無也顧炎武曰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
器岐陽之盟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
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

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虢郕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敔幽詩祈年於田祖則敔幽雅祭蜡則敔幽頌鄭康成三分七月之章以當之固屬割裂無據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籥章之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龠也笙師敔笙竽塤籥簫箎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龠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龠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

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耳顧氏炎武從之愚謂周以農事開國故周禮籥章皆推本於豳明王迹之所自也七月備言寒暑之事用之逆暑迎寒其爲豳風也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農事以爲豳雅而用之祈年豐年載芟良耜絲衣言報祭飲酒以爲豳頌而用之祭蜡於辭義莫不允協故用朱子之說而於豳頌則去臣工噫嘻二章而增絲衣一章說詳本詩

詩之有賦比興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未之能外顧其體則詩成而自具作詩者不能畫地以越說詩者亦

不必刻舟以求也蓋賦之體比與興不得而亂之比
之體賦與興亦不得而亂之至於興則皆得而亂之
矣何則以爲感物卽目所見而因及意中所存興也
何必非賦以爲寄意感象於物而因以自況其情興
也何必非比卽以關雎一詩言之關關雎雎相應之
和聲以比君子淑女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比君子
之求淑女也左右采之左右芣之比君子得淑女而
親愛娛樂之也是比也何以謂之興若如註疏以荇
菜爲豆實而謂后妃將其荇菜之菹卽朱子訓芣字
亦云孰而薦之亦主奉祭祀言則皆賦也琴瑟鐘鼓

如朱傳宜从比如註疏謂爲房中之樂宜从賦亦何以謂之興夫興之體必與本事絕不相涉隨取以爲發端者如唐風山有樞小雅南山有臺及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之類乃可謂之興興語必在章首斷無在一章之中末者以本無比傳聯屬之義故也其在中末者非賦則比耳朱子往往有賦而興又比與賦其事以起興之說未明於興之說者也蓋古之經師長於考核而詩之神理在有字句無字句間泥輒失之故自毛鄭以來言賦比興者殊多未當讀詩者宜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求免於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

膠固心目莫甚於賦比興相亂賦比興相亂由於不知興之所以爲興愚謂三百篇中興體絕少今舉古今相沿所謂興者通於賦則歸之賦通於比則歸之比無可通者乃歸之興則興之體不亂而說詩者始明乎詞義與本事絕不相涉者興體固如是而穿鑿之私智可廢不然興體亡而僞辨恣矣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江脊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

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慎用
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
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
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
三百篇後古音亦漸泯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
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魏晉
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韻而又間爲古韻
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
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
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

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
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
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
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愚謂古韻寬而
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
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
也唐詩以杜韓爲宗五言古體皆用古韻杜之彭衙
行真文元寒刪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咏懷質物月
過點屑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青通用
元和聖德詩語麤哥馬有通用如此之類更僕未易

數今人作古體詩尚通用古韻朱子集傳本吳才老
韻補泥於今韻而爲叶韻之法凡詩之不合於今韻
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可通者如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不同
韻則以采叶友可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反
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爲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
以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反御叶魚據反又以何
韻爲準乎更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
家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韻者

如麟之趾振振公子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
莫敢遑息之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爲韻而必叶爲
一韻者亦有決不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
叶爲韻者牽合煩碎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
之音之義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
爲屈原之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則平去通韻冀枝
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委絕其亦何傷兮
哀衆芳之蕪穢則上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
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前

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予先戒兮雷
師告予以未具則去入通韻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
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則平入
通韻自楚詞至漢魏樂府皆然何獨於三百篇而必
強爲一聲又必強爲一韻乎三百篇之詩皆被之樂
無不可歌者歌有抑揚抗墜輕重疾徐宛轉之節一
唱三嘆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上去入拘
拘叶之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不協俗
樂尚不必限以一聲豈古樂反欲拘於一韻由此推
之不特吳才老韻補楊用修轉注古音爲未盡美卽

朱子之叶韻亦俱可廢也

皇上緝熙聖學陶鑄百氏

欽定詩義折中一書

頒在學宮星日爲昭矣

臣鳳

草莽愚昧寢食其中者十

載茲編恭錄若干篇以凜

聖人雅言之訓其餘概以朱傳爲主而序說之可信者
存之序與說俱不可通乃博采衆論間附鄙意朱傳
爲家弦戶誦之書故仍用朱傳者不更采錄若禮器
名物山川地理朱傳或未載或載而不詳者備加參
考以便初學省覽

詩學女爲卷一

歆汪梧鳳著

國風

周南后稷初封於邠是爲邠國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里有潁城縣讀曰邠不密窳居戎翟之間是爲北幽甘肅慶陽府城東有邠城通典卽古不密城公劉遷幽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是爲幽國至太王始遷於岐建國號曰周今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有岐陽廢縣唐貞觀七年析扶風岐山二縣所置在岐山之南太王居岐之陽卽此處也唐六典曰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云周原膺膺是也括地志以美陽城爲太王避狄所居周原應應是也紀要美陽城在武功縣境山有太白惇物而無岐山恐非是自文王徙都於豐乃以周之舊都爲周公旦采邑以周之召爲召公奭采邑分治其地周以東豐鎬屬焉南及汝墳江漢則荆豫之域也召以西邠屬焉南及江沱則梁州之域也二南之詩采於二公所治之地故卽係之以周召而采詩

之地又不盡於周召故各以南魯之是周召從二
公之封地名魯之列國之以國名非從二公之爵
名也如云以魯名則綴南
於周召之下義不可通矣

關雎八則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刺康王詩漢史遷揚雄晉
范蔚宗輩多宗之不知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子魯
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豈政衰之詩足以當之
乎此三家之說所以廢而不傳也顧後儒或以爲文
王作或以爲后妃作或以爲太任宮人作惟朱子本
程子之說而斷爲文王宮人美后妃之德而作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爲其義宏遠從之屬嘗反復諸

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於不淫不傷之義。何則。使以爲文王作。則寤寐輾轉之詞。雖志篤求賢。而語隣慕色。猶是牀第之私耳。後之子孫。乃取而播之樂律。用之邦國。毋亦有所未安乎。若出自旁觀者形容之口。則如美叔者。謂巷無居人。憂旱者。謂民無孑遺。雖甚其詞而不嫌於過。所謂哀而不傷者。於義允矣。至謂后妃求賢以自助。其義較勝。顧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爲文王求妾媵。湛氏若水已嘗辨之。且后妃文王匹也。更爲求匹而以共承祭祀之禮尊之。無其事。是以虛詞飾也。有其事。則上替下僭。

後世並后匹嫡之禍。皆於是乎在。則所謂琴瑟鐘鼓者。淫禮愚樂耳。其何以訓。反是以觀。而不淫之義章矣。若謂太任宮人作。考之全詩。自商頌五篇外。無文王以前詩。此尤不根之論。不足辨也。

睢鳩毛傳王睢也。鳥摯而有別。爾雅注鵬類。今江東呼爲鸚。陸佃曰。鸚性好峙。謂之鸚立。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續詩傳鳥名。卷曰。說文白鸞。王鳴也。顧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鸞。則是南人稱鸚。北人稱鸞。總是一物。爾雅旣出王鳴。又出白鸞。猶之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又春秋昭十七年。郊子舉五鳩。

之紀曰睢鳩氏司馬也杜預註摯而有別故爲司馬
主法則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以之正匹配其
義一也按摯古通鷺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
可證

爾雅荇接余其葉苕註叢生水中江東食之疏苕與
苕同埤雅萎餘以比德后妃謂可以妾餘草矣若蘋
蘋藻所謂餘草按接余卽屏風又名水鏡草靨子菜
苕絲菜金蓮子顏氏家訓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
鄭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苕菜之殖必有助而求
之者朱傳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按公羊傳適夫人無

子立右膝右膝無子立左膝鄭箋左右義或本此存
糸

絲桐南方之氣以宣景風其器爲琴瑟大琴七尺二
寸中琴三尺六寸梓曰唇含唇曰舌上覆曰定棗曰
承露高曰岳岳後曰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翹翹後曰
腰腰後曰尾尾曰翠舌下曰雙鳧露下曰越曰軫隧
翹下穴曰臍腰下曰雁足腰下穴曰臀尾後曰鰓鰓
控弦曰扣控叩曰軫操縵曰弦絃節曰徽首廣七寸
二分翹博八寸腰如翹之半尾居翠四之三岳穹半
寸凡材林生者其音鬱山生者其音險澤生邱生者

其音澀邑生者其音繁石生者其音清特生者其音越取材近本者音過遲近末者音過靡擇本末之中而用之沉之止水以觀其陰陽下沉一面爲陰上浮一面爲陽其陰以爲底陽以爲面立夏而斲其材深秋而合其膠立冬而後合其身春分而灰髹之凡經歲而材成大瑟五十弦小瑟二十五弦長八尺一寸定九寸身七尺二寸首尾端直首博一寸九分岳穹八分底穴徑三寸橫四寸尾博一尺一寸七分底穴徑四寸修五寸越疎分半首中間通足高四寸兩旁各高三寸尾中間通足高五寸兩旁各高三寸五分

柱高如岳面施五采端續以錦凡材梓爲上榱次之
楸次之夏斲其材冬而合之其材久則不析析也凡
柱玉柱其音越金柱其音奮竹柱其音濫棗柱其音
短越疎則音緩越促則音急

朱傳芼熟而薦之也按公食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內則雉兔皆有芼昏義芼之以蘋藻蓋肉謂之羹菜
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
芼則涪烹之

金行在西以宣閭闔之氣其器爲鐘鐘口兩角曰欒
又曰鈇鈇間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鈺鈺上曰舞舞

上曰甬甬上曰衡鐘懸曰旋蟲又曰幹鐘有四帶曰篆篆間曰枚又曰景於上受擊處曰攆曰隧鐘厚一寸有八鈺徑尺有八寸居銑十之八銑間如鈺鼓間居銑十之六舞之橫如鼓間从居銑十之四甬之長如鈺衡間四寸旋長如甬二在上一在下中以設旋爲合於黃鍾凡鐘太厚則聲石太薄則聲散追弇則聲鬱長甬則聲震故大鐘特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編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隧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特鐘合乎

黃鐘而益倍之編鐘編十二律加四清律

黃大則十太夾

則十

有六又編之則二十有四縣於一簋既編律則旋宮

惟所用筍簋直者曰

橫曰筍筍上刻木爲崇牙

畫以彩色牙上加翠

上

載壁筍旁出者刻爲鱗蟲

下縣五采之羽簋之跗刻羸

虎屬

鐘金屬而音羽特鐘

羽宮革北方之氣以宣廣漠之風其器爲鼓鼓長八

尺鼓面徑四尺中圍一丈六尺穹三之一曰鼗

軍事之鼓

鼗四面曰路鼓

宗廟之鼓

六面曰靈鼓

以祀地示

八面曰鼉鼓

以祀天神

長六尺六寸面頭廣六寸中尺厚三寸中高兩

頭直者各居二尺二寸面亦四尺曰晉鼓

金奏之鼓

長一

丈二尺中穹者磬折而至兩端曰鞀鼓

役事之鼓

縫韋爲

鼓中實以糠以手拍之曰拊

升歌之鼓也拊應歌聲爲節

長六尺

六寸面四寸有柄中繫兩耳持其柄而搖之旁自擊

曰鼗

堂下節樂之鼓

小鼓曰鞀

堂上節樂之鼓

短鼓曰鼗

如今之盆鼓一面鼓

也

小鞀曰應

與鞀相應

周制縣鼓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

則其聲舒而遠聞鼓革屬不應於律而爲衆音之主

其音宮

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疏云按磬師云教饗樂燕樂之鐘磬注云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房中之樂得有鐘磬者。彼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據此則房中之樂以燕則用琴瑟以祭祀則用鐘鼓。琴瑟聲婉順。故曰友。友者親愛之意。鐘鼓聲宣揚。故曰樂。樂則和平之極也。

葛覃三則

禮后妃親蠶不親葛。故毛傳作后妃在父母家詩。曲解末章以就其說。支離彌甚。不知親蠶之典始於前古。故其禮詳親葛之事。卽始后妃躬自爲之。非有儀制孰垂憲章。蓋幽俗近古。后妃尤習勤禮之所無事。

之所有無或疑焉或曰后妃當歸寧之候正及始締之時因感在父母家曾任治葛之事歌以飭女紅而勤婦職末章乃以末事終之其說似非無見然詩取垂教維其義勝而已此一詩也務絺綌以教勤服澣濯以教儉崇師氏以教敬寧父母以教孝張氏栻所謂誦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序云葛覃爲后妃之本者義如是也何必以禮無親葛之文而必強爲之說哉

爾雅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鴈亦名搏黍陸璣曰黃鵠也或謂之黃栗鴈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

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埤雅其色黎黑而黃也鳴則鷺生按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蓋后妃見黃鳥之飛鳴而知始終之不遠也

言告師氏爾雅言我也朱傳言辭也按毛據爾雅訓我不若朱傳爲勝易說言乎兌成言乎艮言亦辭助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私燕服衣禮衣汚謂煩擗之用功深澣說文作滌濯衣垢也燕服垢深故煩擗之禮衣垢淺濯之而已王后六服褱衣從王祭先王禴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於王六衣皆公服害澣害否孔

疏謂三秋畫五色不可澣鞠展祿純色可澣以詩蒙
澣言故作此解然味詩意猶云當澣者澣可無澣者
已之言中有不欲過勞人力之意則澣可兼污無容
過泥也

卷耳五則

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義取斷
章毛傳本此以說詩而後三章詞義難通則又以爲
指使臣言之官人之詩略而勞使之詩繁此可疑也
且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僕臣朱子非之故集

傳以爲思念君子是已楊氏慥曰婦人陟岡飲酒攜
僕望碣卽爲託言亦傷大義因謂是代文王設身處
地之言義尤完善說是詩者宗集傳而參以楊氏之
說庶幾得之

卷耳爾雅苓耳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
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
爵耳爾雅翼幽州謂之檀草雒下謂之胡臬江東呼
爲常臬一名常思菜則后妃思君子見常思以起興
猶思歸寄當歸臨別贈將離之意

不盈頃筐頃筐畚屬禮書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

大筐頃筐其淺者也卷耳易采也頃筐易滿也然而
不盈焉者懷文王之在道也一句領起下三章所言
崔嵬岡砢皆后妃意中文王馳驅大道所登陟之境
祇設爲文王之言以寫其在道之情而后妃之懷更
不自道一語於此可悟作詩之法

金罍酒器也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
以梓禮圖刻木爲之大一斛漢書作金罍應劭云金
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說文作櫛龜目酒樽刻雲
雷象又作壺

崔嵬章已下曰我皆我所懷者想其勞苦欲其且酌

酒以解憂耳

樛木二則

鄭箋君子指文王朱傳君子指后妃風謂言文王可舉后妃言后妃則遺文王矣統於所尊鄭義較勝

樛木爾雅下句曰杲說文高木也葛藟陸璣曰一名巨瓜似蕪荂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亦可食酢而不美孔疏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按藟與梟古通爾雅云諸慮山梟郭注今江東呼梟爲藤似葛而大

益斯二則

螽斯樛木之應也黃臺歌而唐祚衰螽斯作而周祿永修短之故雖曰君德亦由內助

螽斯爾雅蜚螽蟪蛄郭註俗呼螭蟪邢疏周南作螽斯陸璣曰幽州謂之春箕長而青長角長股或謂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寫官記斯者辭也猶小雅云鹿斯之奔苑彼柳斯是也詩又曰斯螽動股亦辭也小雅云秩秩斯干彼疏斯稗

桃夭三則

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衰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昏春秋桓公三年九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莊公元

年冬十月書王姬歸於齊可知昏期不必定仲春也
朱傳云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
也其說本周禮而因詩又以桃天起興故爲是論亦
未嘗謂仲春之必不可昏如鄭箋說標有梅篇之泥
也東萊呂氏謂以華色比之子則興而兼比叅之朱
傳庶幾得風人之旨與

之子爾雅是子也毛傳嫁子也按之往也未嫁曰女
既嫁曰婦方嫁曰嫁子

桃之天天有蕢其實集思通凡花豔者鮮實桃天不
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蕢按爾雅廣泉

實疏云臬麻也廢者卽麻子名也爾雅翼麻實謂之
蕒麻於植物中最多子疑蕒與廢通

兔置四則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投之政西土服
詩說從之其說與干城好伏腹心等句較有著落然
后妃之德且化及江漢游女豈文王之德獨不可化
及兔置之野人乎朱傳之義宏矣

兔爾雅兔子嬖郭註俗呼曰觸邪疏崔豹古今注兔
有九孔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埤
雅兔生自口宜有畱難吐而後兔散字又通爲兔今

產乳曰兔亦謂之分兔且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從兔也

楸之丁丁毛傳楸杙聲也按爾雅檣謂之杙注槩也說文擊槩於地中張且其上也

公侯好仇爾雅仇合也朱傳與述同按仇匹也似臣非君匹故朱子語錄復引漢書董仲舒傳伊呂乃聖人之耦以證之

茆苜二則

茆苜韓詩序云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以爲蔡人妻所作後儒謂勝毛傳西河毛氏則疑夫有惡疾不去

而以茅苴臭惡猶采賦以自况是比也非賦也因謂惡疾癩也是萃葉而衣之可愈癩故茅苴又名蝦蟆衣其說可謂善矣顧母欲嫁其女而其女不去賢婦也后妃之化也其母獨非被后妃之化者乎鳳謂凡說之無當於詩之大義者均可無辨傷惡疾與癩產難與宜子與其於聖人采而獻之之意奚當也善夫李氏詩所之言曰舊說以爲婦人之詩然無意義可尋惟其采而收之曲盡一事之理者可爲求善取益之喻而詩次兔置後殆以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因茅苴以起興猶之關雎荇菜之義其說雖與

朱傳異而取義宏遠可並存也

芣苢爾雅馬舄郭註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
蝦蟆衣陸璣曰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
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其子治婦人難產

漢廣七則

戴氏震曰民知有禮也是女也禮不備不可求猶舟
楫不備不可濟也婦人謂嫁曰歸凡詩言之子于歸
在女子則適人之正也秣馬也者欲駕車往迎之詞
也親迎禮之正也設言以禮嫁則以禮娶而願秣馬
以致欣慕也昏禮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其馬謂棧

車之馬與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鄭氏詩傳岐雍之南潁漢按漢水有二源禹貢錐指東西二源圖註云東源出漢中西縣嶓冢山始出曰漾合沮曰沔東流爲漢又東南至江夏沙美縣入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南流爲嘉陵水又南合潛爲西漢水又南合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據此西漢水在梁州域非詩所指之漢水也作詩者當在荊州域江漢合流處今之漢陽江夏地東漢水也

江鄭氏詩傳河洛之南潁江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氏

道縣大江所出益州記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
膊嶺下緣崖散漫大小百數殆未濫觴矣按岷山一
名沃焦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峯闔其後冬
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
嶺水分二流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徼
外岷山流逕衛北注云衛本禹貢揚州之域後爲氐
羌地漢置湍氏道屬蜀郡唐爲嘉誠縣松州治明置
松潘衛屬四川都司在成都城西北七百六十里元
和志江源鎮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

翹翹錯薪按孔疏薪木稱引月令收秩薪柴註大者可析謂之薪非是下蕒亦言薪特柴類耳不必泥言秣其馬世本古義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之乎

樂府有三疊笛有三弄此詩末四語三章通用卽漢魏曲後之趨也麟趾殷雷其體並同

蕒爾雅購蒹蕒郭註蕒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羨魚陸璣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汝墳五則

汝墳之伐枚伐肆君子從役而婦代職以養父母者也其曰父母孔邇言昔則遠而今則邇也顧父母本邇今若倍覺其邇而曰孔邇寫一時喜慰難言之情幾於繪聲繪影矣叙征役之勞而不涉於怨述團聚之樂而并忘其勞非文王之化奚以及此故朱傳以父母爲指文王義似紆曲而小序勉之以正之說亦無取焉

汝朱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禹貢錕指汝水出魯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

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按朱傳天息山本桑欽水
經禹貢錐指大孟山本酈道元水經注酈說爲的
墳爾雅墳大防李註謂崖岸狀如墳墓按爾雅汝爲
潰注引詩作汝潰水經注有潰水則潰又汝之別流
也

怒如調飢毛傳飢意也鄭箋思也按孔疏引爾雅釋
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怒
飢也李巡云怒宿不食之飢也故傳言飢意箋以爲
思義相接成也

魴魚爾雅魴魴郭註江東呼魴魚爲魴一名魴陸璣

曰廣而薄肥恬而小力細鱗魚之美者爾雅翼漢水
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斷槎編

麟之趾二則

周南始於關雎終於麟趾明治化之必先齊家也麟
仁獸也家之人無不仁則文王之仁可知此起化之
本也故傳之美文王曰爲人君止於仁

麟爾雅麋麋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狼額馬蹄有五
采腹下黃高二丈說文麒麟獸也麋牡麒也